

武警机动队

第一季



黄明军◎著

拓展**军旅小说**的领域，
展示**铁血武警**的风彩！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第一季 ★

黄明军◎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警机动队/黄明军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7-5039-3454-4

I.武… II.黄…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2254 号

武警机动队

著 者 黄明军

责任编辑 李世跃

责任校对 李惠琴

装帧设计 文 韬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3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3454-4/I·1600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做军人就要尽天职；担责任就要献忠义！

我不屑以“想象”和“梦幻”去勾勒虚无的另类战场，也不愿去捕捉电影里的镜头而向隅虚构，以至无痛呻吟！我要在生与死、血与火的狭缝中去追寻真正刀光剑影的拷贝，来自豪地呐喊：我是武警！我们都是真正的火线突击手！

在主人公石军的身上，浓缩着我对许多战友深深的追记！

——作者题记——

浓雾秋山紫气清，
峡川林淡闻鸦音。

遥听石涧灵溪动，
俯看凸坡菊瓣欣。

天育物，地孵生，
无须壮兴醉丹心。

长思本性多风趣，
喜向峰巅睹快鹰。

目 录

第一章	夜猎望湖亭	/ 1
第二章	裘马轻狂汉	/ 14
第三章	军营识双莺	/ 20
第四章	受阅剑偏锋	/ 26
第五章	战地黄花香	/ 36
第六章	席间惩黑道	/ 45
第七章	惹上死皮赖	/ 56
第八章	横渡遇潜流	/ 64
第九章	重拳海洛因	/ 73
第十章	连环案中案	/ 79
第十一章	冤家本有头	/ 90
第十二章	博弈生死簿	/ 96
第十三章	偷闲为山客	/ 102
第十四章	横枪毙恶徒	/ 109
第十五章	惊浪似浮霜	/ 119
第十六章	将相本无种	/ 127

目 录

- 第 十 七 章 力破冰山角 / 135
- 第 十 八 章 山上和山下 / 146
- 第 十 九 章 狡兔隐三窟 / 153
- 第 二 十 章 风雨戒毒所 / 161
- 第二十一章 大鳄终出水 / 169
- 第二十二章 暮山急雨来 / 178
- 第二十三章 临危险西流 / 187
- 第二十四章 愁痛夜夜飞 / 196
- 第二十五章 新晴原野旷 / 204
- 第二十六章 有泪不轻弹 / 211
- 第二十七章 征人也伤情 / 221
- 第二十八章 悔字终难写 / 228
- 第二十九章 月光灯影中 / 239
- 第 三 十 章 快刀斩乱麻 / 248
- 第三十一章 不灭亦不休 / 259
- 第三十二章 锄恶长十善 / 268
- 第三十三章 比武傲群雄 / 279
- 第三十四章 战斗无穷期 / 291



第一章 夜猎望湖亭

7月19日中午一时十五分，是这座江南小城×市将永远不会遗忘的时刻。

人们都在午休，一名身材壮实的年轻人手拎一个旅行包、腰别两支“五四”式手枪突然出现在某局局长楼前，他在楼梯口愤愤地沉吟了片刻，然后便没有再加犹豫，身躯鬼魅般地没入了楼层。

瞬间，三楼的楼层里传出了紧促的七声枪响。这枪声仅持续五六分钟后，这人就又现身于楼梯口，并迅速地奔出院门，消失在小城的深处。

杀人现场，留下的是该局包括局长、副局长、家属在内的七人尸首。

“是马嘯！”当公安干警快速赶到现场时，局长楼门房的老人才敢跌跌撞撞地跑出来惊呼道。

余下的刑侦技术人员立即勘查了现场：七具尸体，死态各异，子弹却都是从头部射入，一枪毙命。

此时，楼外忽然传来一片号啕。被害者的家人和亲朋好友均闻噩耗疾来，在院内捶胸顿足、喊天哭地，悲惨、恐怖的气氛笼罩四周。

今天是7月20日的黄昏。

“砰！”老公园山间里又传来了一声清脆的枪响，随之亦送来一声绝命的哀嚎。

“马啸!?他在老公园出现了,显然是又杀了人!”肩佩一级警督警衔的×市公安局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古志惊骇地说道,然后立即带领着所有参加搜捕的干警乘车疾速向老公园方向围去。

“小心!罪犯马啸穷凶极恶,当过特种兵,有相当的杀人技巧!”古志如临大敌,紧张地向准备前突的干警们嘱咐着。

当市局刑侦支队支队长郭扬指挥着二十几名搜捕干警接近老公园半山望湖亭时,一声女子的尖叫突然响起,随之又是一枪鸣响,子弹直向郭扬处打来。

郭扬的神经中枢一直在紧绷着:“这是一个不一般的杀人凶手!”

突闻叫声后,他迅速本能地翻身卧倒。

子弹从郭扬的头上掠过,打中了紧随在其后的一名年轻干警的左腿。这干警惨呼了一声后,在草丛中呻吟翻滚。

“快卧倒!开枪!”郭扬赶忙急令道,自己即抬头举枪,朝响枪的乱石处连开了三枪。

一时只听枪声骤起,乱石处被打得火蛇四射、碎石乱飞。

乘间隙,郭扬屈身跑向受伤的干警。“来两个人,将小纪赶快背下山!”郭扬见受伤干警的大腿处血流如注,且面呈痛苦状,嚷叫道。

就在两名干警背人刚离去间,“轰!”一颗手榴弹在阵前炸开,飞沙走石翻腾过后,只见三名干警又负重伤倒在了血泊中。

“他妈的,罪犯疯了!”情急中,郭扬忙操起对讲机正欲向古志报告。不料,一股浓浓的刺鼻葱头味挟着硝烟向下风飘来,呛得郭扬不由地猛打了个喷嚏。干警们也均此起彼落地打起了喷嚏。

喷嚏一响,子弹又照着打来。

“不好!这是硫酸二甲脂!罪犯受过专门训练,他又在暗处,还有手榴弹和剧毒品,撤!你们背着受伤者暂撤!我留下担任压制。”

郭扬凭着多年的刑侦工作经验,闻出了气体是硫酸二甲脂,这硫酸二甲脂为剧毒性液体,五克便会毒死一头牛。为了减少无谓的牺牲



和及时抢救重伤者，郭扬不得不指挥着干警们依障后撤。

鹅卵石接踵飞起，呈抛物线向障碍物后面砸落，距离和线路都恰到好处。立即又有几名依障后撤的干警被鹅卵石砸伤。

原来马啸在部队里经历过丛林野战训练，鹅卵石弧线抛砸，这是他自创自练的有效怯敌、伤人的方法。

“砰！砰！”郭扬被激怒，将弹匣中剩余的所有子弹一股脑向乱石间射出，暂时压制了对方的抛石，之后也纵身撤下。

“古局，马啸疯啦！还携有手榴弹和硫酸二甲脂剧毒，刚才他投弹时，应是裹着硫酸二甲脂一起丢出的。我们重伤了四名同志，有三四名受了轻伤，现在我们不得不撤了下来。另外，马啸应该还劫持了一名女子，我们开始听到了一名女子的尖叫。”郭扬向古志沮丧地报告道。

“将伤者立即送往医院！听爆炸声，我就估计到了情况的严重，这家伙亡命了！现在围住就好，武警马上就要到了。”古志从隐着的一棵水柳树后转出，指示道。

“武警？武警支队还没有出发吗？”古志反身询问随行人员。

“电话刚打到了武警支队司令部，估计稍时就会到。”一位二级警督回答道。

“罪犯马啸又欠下我们干警一笔血债！”古志挥臂愤然说道。

沿着通往老公园的夕照堤两侧的一排水柳树后一阵骚动，有的干警就想持枪向前冲。

“不要盲动！马啸已被围死，跑不了。这黑灯瞎火的，等武警来了再说，他们制暴有经验。”古志阻道。

“呜——嘎！”一辆挂着武警牌照的北京吉普和一辆“解放”军卡疾速赶来。

从吉普车内首先跳下两位武警军官。

一位四十来岁，佩着上校军衔，他是×市武警支队司令部的参谋

长曹大兵。

另一位二十来岁，佩着上尉军衔，他头戴伪装钢盔，持端着“九五”式突击步枪，身材修长，两目炯炯，浑身直透着干练。他就是去年在总队年终军政素质比武中名列前茅的×市武警机动中队的中队长石军。

“好，你们来了就好！我简单向你们通报一下案情：罪犯马啸是去年部队的退伍兵，今年按照随父单位安置的原则，组织上原已定好了分配他到航运局下属的企业派出所工作，不料就在上个月他即要报到上班的前三天被通知继续待业。当他打听到这个名额是被本局一名副局长的儿子顶替后，先是怒不可遏地上门质训，后来几天他忽然又心静如水了。

“昨天中午一时十五分，马啸身携两支‘五四’式手枪突然出现在航运局局长楼，他挨家闯入射杀，约在五分钟左右就开枪打死了包括局长、副局长、家属在内的七人，然后他迅速地逃离了杀人现场。

“这是一起震惊本城的特大杀人案件，本城正处于旅游高峰，来南山旅游观光的客人每天络绎不绝，公安部已作出了限期缉凶的死亡命令并派了专人前来督办。我们通过两日一夜的搜捕排查，毫无结果，直到马啸于半小时前窜入老公园开枪显是又杀了人，我们才将其围住。现在就看你们的了。哦，马啸十五分钟前又开了一枪，打伤了我们一名干警，然后接着丢出了一颗手榴弹，这是我们所料不及的，炸伤了我们三名干警，他已然是血债累累！此外，他可能还劫持了一名女子，他身上还有两支‘五四’，应该约有二十余发子弹，手榴弹和硫酸二甲脂还有没有，就不得而知了。

“据查，这些枪弹都是马啸上个月到他原部队借故去玩时从军械库里有意偷出来的，马啸蓄谋已久。马啸曾当过特种兵和部队靶场的校枪员，方法多，枪法准，石中队长，你们接近时务要十分小心。好了，行动吧，你可权宜行事，必要时予以击毙！”



古志将简要案情和罪犯的大致情况向曹大兵和石军作了交待,然后,重重地在石军的肩头重拍了一下,古志知道石军的技高胆大。

石军沉着脸,一句话没说,向古志和曹大兵分别行了个军礼,报告道:“参谋长同志,队伍是否突击!”

“目标,老公园松林望湖亭,出发!”曹大兵下令道。

“是!”石军随即一个标准的向后转,跑步来到军卡前命令道:“一排长,全体——下车!”

车上荷枪实弹的武警官兵们一直在呈立正姿势站着。其实他们早就按捺不住了,有的一年兵兴奋得两脸通红,他们还从来没有经历过实战,只常听老战士们讲过机动中队的中队史和战史:前身是解放军的哪支部队,曾参加过哪些战役,由军变警改为武装警察部队后在×市的应急应暴战斗中又打了哪些硬仗,在担负刑事执行任务时又枪决了哪些罪大恶极的罪犯,等等。真的是紧张刺激!

新兵吴勾端着突击步枪在暗忖:以前在镇里时人们都叫我“打架王”,说我爱争强斗胜,我却大都是因打抱不平、扶弱惩强而出手的,实在冤枉!这下我这个门总算入对了,男人何不带吴钩?和平时期,只有我武警战士才真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能相对多地有这样真刀真枪、身临沙场的机会,我一定要争取火线入党,这次不能,那就下次。

中队长的一声令下,生龙活虎的战士们一个个飞身跃下,矫健迅猛,尽把那平时所练的擒拿格斗动作展现无遗。

“刷——!刷——!”战士们齐向右甩着头、脚蹉碎步,再自动地向前看,三列整齐的队伍就像铁块般铸定。

看得出,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古志满意地点了点头,曹大兵自豪地挺了挺胸脯。

“都有,枪上膛,关保险!目标——松林望湖亭。一班跟我从正前方;二班跟一排长从左前方;三班长带领本班从右前方。注意!横向排开,扇形搜索。出发!”石军下完命令,领着一班战士瞬间就没人了夜

幕中。

古志望着黑黝黝的松林：“将有一场勇士与魔头的对话上演！”

曹大兵也在张望，一颗心却忽然提了起来：“千万不能伤及我一个战友！”

石军与一班的十名战士像一股轻烟，飘过夕照堤。接近山脚时，正准备散开深入松林，一名女青年从松林里惊恐地跑了出来。

她的头发凌乱若草，短袖白色蓝花连衣裙已被荆棘划开多处，见到武警她如见到救星，两手交叉掩于胸前，气喘不及地哀涕嚷道：“我，我男朋友被打死了！被凶手推进一坑里，我从山上滚了下来，凶手就在望湖亭边乱石中，你们快去抓住他呀！”

“宋志武！”

“到！”一班副班长宋志武应道。

“你将女青年送到参谋长那里去！目标——望湖亭，间距十米散开，低姿包抄过去！”石军说着首先跃上土坡，打开枪保险，端枪拨棘，左右穿梭，利用树木的掩护捷如灵猫般地朝着望湖亭方向疾趋。

“哎哟！”吴勾轻唤了一声，他连人带枪掉进了一凹形长满芭茅的坑中。吴勾将手一撑，迅速立起，忽而感觉自己刚才似乎触到了一个湿呼呼的软体，再一摸却是个人。

吴勾惊愕之下忙抱起这人，用中食二指搭鼻一探，已毫无气息。“队长，我这里有情况！”吴勾哑声叫道。

石军听唤迅速跳跃过来，见状也用手探了探此人的鼻息，“已死了！这狗日的罪犯又欠下一条人命！吴勾，你怕吗？”

“队长，你不是要我背下去吧？那我岂不是参加不了战斗了？我求你，队长，还是换个人背吧！”吴勾近似哀求道。

“执行命令，这也是战斗！”石军说罢翻身鱼跃又没入松林。

吴勾朝石军的背影狠狠瞪了一眼，无奈地将枪挂于胸前，抱起死者，跳出草坑，快步朝山下而去。

吴勾身材壮实,有把死力气,若论投弹,老兵也信服,他是中队第一,最好成绩六十二米三,标兵的档次。若论擒敌技术,那更不消说,他要做配手的话,很少有人能搬得动他,他若是不高兴时,反而会来个恶作剧将“我方”扼腕锁喉扳倒于地。

“队长,我们已发现了罪犯,就在望湖亭的乱石后。显而他已知道了我们上来,刚才他向这边扔了块石头。”一班班长李辉欺身近前向石军报告道。

“好,联系左右翼!”石军说罢嗅嗅空气,那烟尘挟着蒜头味尚在飘散,不过已经淡去。借着微弱的月光,石军也发现了石柱后面有个月光投在草地上拉长的人影,鬼魅般在时隐时现。

“05,09,我是01,听到否?请回答!”李辉手持微型对讲机呼叫道。一会,对讲机里传来了回应。

“01,我是05,我们已到达指定位置!”

“01,我是09,我们已到达指定位置!”

“队长,一排长和三班长都已就位。”李辉举枪指向乱石报告道。

石军接过对讲机命令道:“05,09,注意抓住目标,听我指令!”

石军随即喊话了,这是突击前例行的程序:“马啸,我们是武警,放下手中武器!我们知道你曾是一名光荣的军人,也算是我们曾经的战友。我们也知道你是一时糊涂,铸成罪错。是曾经的军人就要悬崖勒马,主动向政府和人民认罪,争取自首!”

“武警?少跟老子废话,老子当兵时也是铁铮铮的硬汉!谁知……你们走吧!我已经没有想到活了,我不想跟你们对决生死!”马啸吼叫。

“我再说一遍,马啸,放下武器!争取自首!”石军的言辞略微加上了些许激烈。

“那好吧,你们放马过来,老子就陪你们玩玩!”马啸的话音才落,石柱后面的投影便一会转瞬即逝。

“怎么样？是好汉就不要躲躲闪闪，我们来他个一对一！谁该死，谁就死！”石军不由恼怒，从土坡间跃起，隐入一棵松树后，高叫道。

乱石中久久没有回音，死一般寂静。

马啸此时持着双枪已悄无声息地掩入了乱石边灌木丛中，将乱石丛置于了自己的枪口和“人体炸弹”杀伤范围之内，他直立着狠瞪着前方，眼中透露出孤狼一般的凶光。他的腰上显得鼓鼓囊囊，那是已经捆绑着炸药和雷管。

马啸今年整二十二岁，前五天已过完了生日。他的父亲也是个局的中层干部，但是个“老实陀”，平时很少与人论短长。偏这马啸性情不似乃父，个性强，烈如火，浑身有一股极不安分的血液在时刻涌动。

工作突然失落后，马啸万念俱灰、积怒成仇，当时就发誓要杀尽那位副局长的全家，然后再“纵横四海”。

一条极端的路数确定后，马啸回到了老部队，说是上班前来看看老首长和老战友。他依仗着自己的元老身份和上下级关系俱好的优势条件，一天夜间酒后哄着军械员一起来到了军械库，要求看看新装备。马啸当过校枪员，军械员对他毫无戒备，于是马啸暗中窃走了两支“五四”、一盒子弹和一枚手榴弹。

过完生日，马啸神不知、鬼不觉地要动手啦！他先是将×市所有的火车、汽车、船只等临发的时刻表熟记在心，又花了两天的时间到局长楼内外观察踩点，确定了目标具体的位置及进路与退路。

昨天上午，马啸从家里的储藏室中早早取出了枪、子弹和以前从炸山工地偷来的雷管、炸药以及一小瓶硫酸二甲脂等，塞进一个旅行包里，独自出门了。

中午，马啸一个人在靠近局长楼的一家小型餐厅吃饱喝足后，在公用电话亭分别给家里和已经分手的女朋友薛琴打了电话，马啸在两个电话中却是始终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在静静地听着对方的问话。

然后,他拎起包,直朝局长楼快步而去。

盛夏的小城,江风习习。人们习惯于开门开窗午休,自然的空气对流,是一种天设地造的享受。

“砰!砰!”马啸怒目圆睁,踹开沙门,双枪齐举,扣动扳机。

并排躺在床上的副局长夫妇,眼睛都来不及睁开,就头部中弹而亡。

马啸迅速得手,在逃离现场时,只见整个一层楼都是大门洞开,便杀性大起,于是断然分别闯入……

马啸到底射杀了多少人?此时他自己也不知了,只知道副局长夫妇已死,他脸上露出狰狞。

飞身下楼,马啸与门房老人打了一个照面,老人恐惧地反身进屋,躲在门后。马啸没有去“照顾”这老者,径直出门,快捷拐过两条小巷后,跳上了一辆“摩的”。

没有想到的是,警方的布控围堵十分迅速,各个交通路道一时是警笛呼叫、严阵以待。马啸只得在老公园附近下了“摩的”,窜入公园松林。

在望湖亭边的乱石丛一个石洞中,马啸躲藏了一天一夜,今晚黄昏,他实在是饥渴难耐,于是拎包出洞,不料恰被坐在石凳上的一对谈恋爱的男女看见。

那男的不由问了一声:“你这人在这干什么?”

“砰!”男的话音刚落,马啸的枪响了,男子亦是头部中弹,立时断气。女子吓瘫在地,手脚发软。

马啸放下包,将男子尸体拖向一杂草丛生的土坑,转回来用枪威逼着女子进了石洞,并没做施暴和捆绑,只呵斥女子不许出声。

马啸在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枪响后的搏杀!他已经作好了轰然去死的准备。



十几分钟过去，一阵脚步向洞口近来。马啸持枪拎包闪出洞外。女子不由惊恐地尖叫了一声，拼命地爬出洞外，跌撞地朝山坡疯跑。

马啸眼望着女子的背影，举起了枪，片刻，又垂手下来，显然他是不想再杀这素昧平生的女子了。然而马啸手中的枪还是响了，子弹却是朝着搜捕的干警们打去。女子滚下了山坡。

此时，望湖亭前，两道狼光对射着，只是马啸仍在暗处，准确方位不详。顷刻，石军突然起身，猫腰朝乱石丛扑去。

“砰！”马啸觑准石军的身影就是一枪。

石军这是诱敌之计，他一亮身一个虎扑，隐身在一块大石后。

那颗子弹正打在石军刚才的跃身之地，发出一声凄厉的呼啸。于是，马啸的位置便暴露了出来。

“砰！”石军卧姿朝灌木丛打了一枪，引起了一阵树动草摇。

石军接着又朝摇动的草木上方打了一个点射，又是一阵更加剧烈地树动草摇。

“打周边！”石军断定马啸已没有了杀伤性较大的武器，便意求迫其就范，高声下令。

灌木丛周边一时被一排三个火力点打得尘土飞扬、枝叶迸溅。

马啸大呼上当！被迫得在灌木丛中首鼠两端，无所适从，一种很少遭遇过的在争斗中被戏弄、被束缚的屈辱之感袭上心头，他不由折服起眼前隐在石后的这位军人。

怀着必死之心的马啸，最后干脆不闪不避了，直身走出灌木丛，大叫：“当兵的，听着！我不想打当兵的，我本来就死有余辜！你们也不要再玩这猫捉老鼠的游戏了，我想与你们的头儿谈谈。”

“停止射击！”石军见马啸已走出灌木丛，即用对讲机下令道。

三个火力点的枪声听令后戛然而止。

马啸的双枪却连珠般响起。石军一惊！定睛一望：马啸高举着双枪在朝天鸣放，直到打完了子弹，按下卡榫，退下了弹匣，“嗒，嗒”两